蜀中廣記

一七

趙敦字建侯武陽人初爲新都令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而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事母至孝母欲飲江中正流相冬夏汲之一朝忽生橫石於正流中時以為孝感所致哀帝世察孝平帝世為郎

吳順字叔和僰道人事母至孝赤烏巢其門甘露降其戶察孝廉為永昌太守

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

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矣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

謝姬南安人武陽儀成妻也成死以己年壯無子將葅乃預作殯殮具毒藥須夫棺入墓拊棺吞藥而死遂同葅縣以表郡郡言州州上尚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賜家帛四疋蜀穀二石

三國

伍粱字德山南安人也儒學雅尚州選迎牧諸葛為功曹遷五官中郎將常璩贊曰德山躭學德以光時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

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諸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内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征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

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蜀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

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嘆寢不安席
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况吾但委噫于元倹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
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六年卒官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
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

耳侯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意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丞相亮南征歸至漢陽降人李鴻來詣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

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言諸葛
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
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
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
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將
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于家
張翼字伯恭武陽人高祖司空晧曾祖廣陵太守綱皆
有名迹先主定益州翼為書佐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

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
殊俗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
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
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
運糧積穀為滅賊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
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為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
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
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

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見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兾州刺史六年

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
都為亂兵所殺
楊戲字文然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
表並知名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
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
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
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
降都督領建寧太守有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

長兒也有識者以此貴戲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

贊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

先主定益州以為别駕及為漢中王謀為缺府賜爵關

内侯遷太常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

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

其見重如此

衛繼字子業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縣長張

君無子乞繼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而兄弟四人
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會法
禁以異姓為後故為復衛氏累官奉車都尉大尚書鍾
會之亂遇害成都

晉

李宓字令伯武陽人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更
行宓養于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
警辯捷辭義響起事祖母以孝聞宓在蜀漢時本州辟

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
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泛談
謂寧為人弟安曰願為人兄問何故曰養親之日長吳
王稱善蜀平後鄧艾請為主簿致書欲與相見不往武
帝立徵為太子洗馬詔書屢下郡縣逼遣安上表陳情
乞養祖母武帝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
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
教化嚴明初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

之及究至中山上餞諸王引漢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詠求之辟所未聞命自後諸王不敢有煩而貴勢憚其公直究去官為州大中正究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旨左遷漢中太守帝命朝官餞之酒酣賦詩以詞涉譏諷為有司所奏罷官諸王多以為冤子賜

李賜字宗碩究之長子少善屬文嘗作玄鳥賦詞義甚

欲以為主邠不許賊晝夜執守邠候其少怠夜急走取其餘衆軍重欲投湘州刺史荀眺共圖進取會眺降賊邠孤軍固城賊攻圍之勢死不移遂卒城中事聞贈淮南内史

楊稷武陽人泰始初為交趾太守平九真鬱林日南四郡斬吳交州刺史劉俊大將軍修則武帝方授交州會孫皓遣大將軍薛珝陶璜十萬人來攻被圍凡八月救援不至遂為珝璜所獲嘔血而死追贈交州刺史

蘇祐刺史蘇味道之後家于眉山自少極力問學頴悟過人嘗至成都遇一道士有異術謂之曰吾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固辭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子果以施予顯名果子序讀書通大義為詩逹志教子瀋渙洵皆有成

楊義方眉山人舉進士仕蜀長於詩自以其才過唐羅隱云

蜀中廣記卷四十三

入北軍不得入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勅北軍

洛下閎閬中人武帝時應聘定太初歷常氏巴志曰其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閎任文公等皆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也

譙隆閬中人為上林令諫沮武帝廣苑囿仕至侍中子玄

譙玄字君黄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
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
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肖嗣
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
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
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産而不育臣聞之
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
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

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
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歛瓦棺以葬子稺清行不仕曾孫
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王稚字叔起堂幼子也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
及授二千石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録其本行
謚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七
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遂為邦內所
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贓賂

禪當傳考他無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隲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以禪為漢中太守賊素聞其名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攴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外

裔之伎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
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揮國越
流沙踰縣渡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
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
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
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
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
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閻

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祖風為州別駕從事

馮煥宕渠人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奸惡數致其罪建元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使速行刑煥欲自殺子緄疑詔文有異止煥使以事自上煥乃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錢千萬

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柯太守郡丞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叅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武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鄭昴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至味縣處民

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褘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褘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立廟祀

王平字子均宕渠人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
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
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叅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
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
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
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
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叅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冦將軍封亭侯

意理使人讀史聽之備知其大義遵理法度言不戲謔
端坐徹日無武將之態然性狹自輕以此為損十一年
卒子訓嗣
張嶷字伯岐南充人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
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負夫人夫人得免
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建興五年丞相亮北征漢中時
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掠吏民嶷以都尉
將兵討之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尅期置酒

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之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
邑侯於是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皆降
嶷以功賜爵關内侯蘇祈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
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
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實取
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
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禄嶷求募
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

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者帥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延熙十七年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之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黄權字公衡閬中人少為郡史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

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宫洗馬召不就

周羣字仲直閬中人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

才是時夏侯湛方著魏書見壽所作遂壞其書而罷張華尤重之欲舉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乃諷吏部除壽長廣太守華復薦之于帝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命葬洛陽壽遵其志乃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但當被損折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元康七年卒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三國志　兄子符字長住亦有文才繼壽著作佐郎上廉令

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福
令纘棄官歸感駿被誅要其故主簿崔基等共葬之衆
懼冢未成各逃散惟纘以家財成墓乃去河間王顒引
為西戎校尉有功封平樂鄉侯慇懷太子之廢也纘輿
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
伏法朝野震竦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
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斥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
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其言欲使著令東宮加設

兵衛嚴重詔旨以安後嗣擇宮臣如丙吉拒詔書周昌不遣王行者以固儲副并劾賈謐潘岳等二十四人朝廷嘉其忠烈擢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之故鄉纘慷慨好大節卒于官有五子俱開朗有才力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皆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李壽戍漢中與僞主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

說壽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藩晉朝人必樂從且捨
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
克之壽仍襲僞號無歸晉意壯即辭去其官爵賂遺一
無所受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又上書說壽以歸順聖
朝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媿秘
而不宣乃遣使入胡稱藩于石虎壯力諫之壽俱不納
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李壽以殺李期父叔之
仇既雪而又能提全蜀以歸朝廷臣節不益明乎狼子

巴郡登因從尚求益軍討雄尚不許登乃往攻宕渠斬馬脫食其肝復詣尚求軍尚復不許登乃徑至涪城雄自攻登為登所破賊已向困而尚不供登軍食雄知登乏食遣李驤攻登兵窮士饑誓死不退衆亦餓死而無去志永嘉三年為驤生得致於雄言辭不屈雄乃殺之

六朝

龔穎遂寧人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

耕墾每賣物裁求平價人輒加價與之彼此相讓必賤直然後乃取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平乃作小橋於溝上鄉里慚媿無復來取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餅一枚如此五日人問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曰吾家見異先朝不能報恩故私心感痛耳

李膺字公輔梓潼人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刺史鄧元起討之糧食乏會蜀民投附者三萬餘人元起欲檢籍

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父元敬世擁高貲歲饑出粟萬石以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是時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朝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耳而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

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閒耳頃遭荒饉百姓薦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能保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于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南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涔瘵敝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輂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甿遺噍再罹艱

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挺大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裔夷而鄙中國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陽而寢廟山陵並在西土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陜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以遏之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

老自表解官侍養父喪廬塚每哀慟聞者為之涕泣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遂死獄中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于友誼唐興文章天下祖尚徐庾風子昂始獨變正作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子昂所論著當時皆以為法子光亦以文名官終商州刺史光子易甫簡甫皆侍御史

趙甤鹽亭人好學不仕著書屬文隱于梓州長平山博

回紇遇瑀甚薄叔明讓之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壻也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為之加禮復命拜洛陽令招來遺民號能吏擢京兆尹繼其兄仲通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明瞻允思久之除太子右庶子會崔旰擾成都以叔明為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叔明東川節度使徙治梓州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遷右僕射德宗興元之幸叔明出家貲

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加實封二百户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于京師年七十六加贈太保謚忠穆

章全益涪城人少孤鞠於兄全啓母病全啓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又斷手一指以報兄之割股終身不娶妻不蓄僮僕獨居一室賣藥於成都貿者不取其一文人但呼為章孝子或云全益能作黄金年九十六無疾怡然而逝

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之域矣

陳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歷官翰林學士武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卒贈太尉謚康叔堯咨以意氣自任工書善射然豪侈不循法度用刑慘急而兄弟子孫同時貴顯稱為盛族

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父協孟蜀進士入宋累官光祿寺丞易簡少聰敏好學風度奇秀弱冠舉進士太宗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上特稱賞擢冠甲科

歷知制誥翰林學士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上賜詩嘉之又以輕綃大書玉堂之署賜易簡榜於庭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俄掌吏部選給事中參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陳州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雅善筆札妙于談笑旁通釋典所著作頗多詳本記

為憂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也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争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各以事聞上是侁議升侁副使仍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詰其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故事二税當輸絹帛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後有李元輔者變法多取父老流涕曰柰何改我老運使之法乎蘇軾自湖州赴獄親

姚煥普州人登進士監益州父子務發奸隱萬緡主者與吏皆當死煥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奸而已請於使者願勿聞於朝第令陰償其數吾寧不受伐奸之賞可也使者曰不隱奸公也不盡法仁也不徼賞義也可謂君子矣欣然從之徙知涪州州有賓化夷多犯境煥施恩信撫納其酋於是相率羅拜庭下訖煥去郡無所犯煥終光祿寺卿卒

馮山安岳人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為臺

官以不諳新法辭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至禮部郎中子瀞

馮瀞以進士歷官資政殿學士為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瀞力賑其妻子及入諫省為白其冤

馮如晦安岳人登進士第時范純仁帥慶有訟純仁不法者詔置獄寧州命如晦往訊如晦力辯其誣富弼韓縝皆有詩以美之

文同字與可永泰人方口秀眉以學名世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彦博守成郡竒之致書於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持縑素來請者足相躡于門同舉進士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邱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甞與同同館職最厚一日過同於京南逆旅都無所言但將别乃辟左右謂公度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

引之則至眉間公度大驚及至京師人言同死於陳州
葢即相見之日也同有丹淵集四十卷行于世
張天玨岳池人舉元豐進士累官諫議大夫莅官盡職
志節甚偉立朝敢言不避權貴
景泰安岳人舉進士歷知寧原二州以奇兵敗元昊於
彭陽取鎮戎軍賊不敢犯子思忠為左藏使亦累立戰
功
馬從政南部人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卒于官母

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則將敝于一偏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可謂之孝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陳瓘執義論諍以去小人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必有營私之人欲主其言以自售謂復先烈非其徒不可將假名繼述而實自肆矣庭堅每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兄弟頗忤旨出為京東轉運判官任伯雨言庭堅立身有本末不應罷言職不聽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

遷延不敢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委印於通判而去
曦既誅詔進輔為宣撫使輔乃上言臣以衰病軟弱而
居元功之上恐牽制敗事乞以事任付丙乃復以為制
置使兼知成都久之除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建
康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莊惠
安丙字子文安廣人淳熙進士開熙初程松為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是時丙通判隆慶陳十可憂於松言曦
必誤國松不省既而曦欲結丙奏為隨軍轉運使居河

池金奪和尚原守將棄甲而走曦皆不問而遣客密獻
四川求封於是金詔至封曦蜀王曦密受之以書諷程
松遁去曦遂稱王建號置官屬加丙中大夫丞相長史
權行都省事丙以事起倉卒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
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事見巨源傳初朝廷
聞變莫知所為乃召宇文紹節議之紹節言安丙必不
附逆討賊者此人也於是密降帛書與丙帛書未至而
露布已聞乃加丙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

宣撫副使歷進觀文殿學士湖廣安撫使俄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丙三辭還蜀會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直擣梁洋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乃以聶子述代居誼未幾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所過無不殘滅四川大震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於是詔起丙為四川宣撫使尋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乃至遂寧賊猶負固於果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

男子服飾混處民間既而被料為兵居於行伍者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王珍掠雲南道遇其叔父遂贖歸成都以適尹氏稱爲韓貞女

乾隆御覽之寶